

序

鄧志成於康熙甲戌今六十
年矣其事皆闕焉無紀又前
書權輿務在搜羅未遑精覈
後遂蹈襲前聞莫為辨正鄧
書燕說訛以傳訛不佞自古

虞量移穰牧適奉

憲檄重輯郡乘爰與同志博
稽史傳訂譌補缺又續記六
十年事書成凡二十四卷乃
綜其意而序之曰郡邑之有
志猶列國之有史也非獨據

故實該見聞亦以考鏡得失
昭示勸戒其意總歸於為民
究利害之源正趨避之路俾
君子小人各有所鑒以自考
而已夫循良不著則善政無
資前修弗彰則典刑胡繼玉

石混淆濫等者衆有靈羨斯
有溢惡實錄不登是非謬而
人存僥倖之心奚以彰往而
察來所係匪淺鮮也若鄧之
風俗古稱醇厚悅禮義勤耕
桑加以

聖朝德化涵濡百年之久薄賦輕徭仁育義正宜其還淳返樸風期進而益上也抑余更有進者披穰之乘計穰之勝有不當泥於古者有尤當振於今者民生之大計在農衣食

之所出在地今民無餘力野無隙土而闕額畝數茫無所着蓋明之季去有誣增之者也按圖而索之民重困矣台杜繼守南陽水利在鄧最著明代良牧有復興之者今則

故跡湮滅六門鉗靈之間志
為白廬忽而忘之則前徽泯
沒強而復之則失業者多反
使民囂然喪其樂生之心雖
曰愛之實害之矣此有所不
當盡泥乎古者也而其所以

宜振於今者守身之常固在
循今自安而志量遠大乃為
有用之器鄧之山川不改往
哲未湮而策勲庸顯任路者
寥寥若晨星則憤發有為不
可不汲汲也士先德行而後

文藝然可沒而不可廢詩書
載道之文詞章華國之選豈
不可貴而鴻篇鉅製近亦或
未多觀則文苑藝圃可不俟
其從容而涵泳乎此尤不佞
所夙夜愧勵而鄧之人士大

夫各宜相攸勉者也且鄧地
幅幘廣濶密迤古宛北連汴
洛南控荆襄考之前代蓋亦
嘗困於兵革疲於奔命矣幸
值太平之盛六合同風橫經
負耒苟不爭自濯磨進為藹

藹之吉士退為皞皞之王民
將何以荅

天子宵旰勤求持盈保泰之至
意暨

上憲總持風紀強教悅安之
盛軌乎至於此書之成雖不

敢謂考訂詳明持議精核然
往緒求諸正史近事協諸輿
論備一方之文獻俟君子之
折衷亦不無旌泚黻幽牖啓
將來之微意云爾
昔

乾隆二十年夏五上浣知鄧
州事古延蔣先祖撰并書



鄧州志

鄧州儒學訓導張純健西華人歲貢

編輯

舉人候選知縣姚環梧湖黃陂

參校

鄧州吏目張顧霖改四州遂寧人監生

採訪

舉人韓邦植

李柳

江琦

拔貢生龐露

鄧州志

姓氏

二

歲貢生惠孟

候補司獄安潮

監生安葵

唐純

儒學生員李運泰

李盛煊

丁有成

張德遠

龐煜

附刻舊序

劇修鄧州志序

嘉靖三十五年

明張僊

鄧肇名於周而迄今夫有志夫志所以述故實稽沿革鏡往以準來使不迷於所從也其可缺乎余產江右下邑嘗踰江淮歷鄒魯齊趙之墟及承乏守鄧得寓目周定鼎所稱中土之勝凡大郡大邑設險以守雖或有高城深池禦不可犯然未有內外重關俱浚以濠汪洋如鄧者因求其故則知在昔爲秦楚魏交爭之地南宋有金難李綱胡寅欲於此駐蹕岳飛銳志恢復先遣王貴克復之誠爲襄陝之喉咽所謂有寬城平野可以屯聚不爲虛言未可以中

鄧州志

舊序

鼎還郡畧之也歲丙辰仲秋今大中丞陽華章公奉上命來撫治鄖陽釐弊茲廢昭德蓄威欲遍搜郡國之志以先天下之防乍謁遂命輯志上之余懼無以承德意廼求卿大夫之家藏及故老之傳聞彙爲一帙以進而因思欲梓之復自揣以一郡之文獻數百年之缺典未敢輕任也時鄉薦士藍子偉家居遂相與廣其所未備而訂其或訛謬是爲凡例別爲六卷以體國經野必正疆域故首輿地分土定然後經理因之故次創設創設定而民財始聚故次民賦民不自治故次職官官職修而教養舉民知興行矣其次人物人物聚則漸多故故次郡紀始終條理纂列畧

盡庶一披籍而鄧之料理舉了然在目矣余嘉志之成而
又不能無私懼也蓋古今不同者時因革者迹據迹以求
心因時以立政有非志之所能盡者鄧西北阻山昔未通
道事簡而民頗逸近使節旁午凋瘁於奔命已非往日之
故矧環以裕葉內浙多產礦砂逋奸巨猾時常出沒儻有
不靖未必不洶洶乘之匪可以寧土玩之也所可憑藉以
自力者召杜遺迹今尙未泯苟法其故猶易成功地產有
足尙也重險峻列歲後修輯先聲所至足以懾姦地利有
足恃也幸而享天下之安能與民同欲而使不擾則休養
安全之效可收無愧爲牧養之臣一旦少有意外之患能
與民共濟而使不離則保障翊衛之功可立無愧於守封
疆之臣斯則己之責也民之賴也志所修之意也苟徒知
志之不可無而不知志之所當重之意則雖無志可也余
因以自勗而敢以俟將來之同志者

鄧州志序

嘉靖四十三年

明 潘庭楠 知州

鄧有志自嘉靖丁巳前守浮梁張公僊始會當道促就藁
畝於三屬邑未暇及予旣踵至遂采掇以成斯編云大志
不主載事乎內新浙三邑屬之鄧而鄧志不載其事非所
以一體統而彰國典也矧三邑之志之舊類皆成化末所
因循逮茲殆將百年故蹟益爲之茫然今復不圖後

鄧州志

舊序

二

何述焉於是乎厘纂修之役以答郡中學士大夫之心
聞之近代稱良志者曰沔陽曰惠州沔陽成於童太史惠
州成於陽吏部嘗釋二志綱例謹嚴論議揮霍率無異司
馬子長子實傾慕之繩步範趨而不自知其瞠乎後也蓋
知愚之不相及也久矣是故志之有圖也邦國之故分合
互呈於以標大意括繁辭爲郡縣五圖凡大事必紀爲郡
紀爲帝紀重大事也表也者明也表其至蹟之名而明之
也沿革封爵職官選舉名至蹟矣爲四表使之易明也與
地既定創設斯興民乃可治若賦役若陂堰所以厚培植
若學校若祀典所以崇禮教若兵防所以肅捍衛爲七志

鄧州志

舊序

三

志治民也官蹟列傳可以程業人物列傳可以辨德咸傳
之使咸傳弗朽也統之十有六篇鄧之載事存焉雖存弗
備也憾文獻也後之君子補遺增闕庶或有諒於予哉是
役也鄉進士藍君偉蜚聲博雅爰綜厥成郡學曹生楫姚
生揆和生仕聰郭生繼魯黃生凝道均有論校之勞甫朞
月而梓報竣事

鄧州志序

萬曆三十年

明趙

沛知州

鄧中州鉅郡也郡事見於詩書周禮春秋歷代史微有可
考明興英皇帝命儒臣纂修一統志中州支屬鄧所弗遺
亦紀其大者而已嘉靖甲寅守張君繼始修鄧志十卷羅

鄧事稍備實錄而於屬邑猶缺焉壬戌潘君庭楠復採
三縣志增修之爲十六卷卷之目爲圖一爲紀二爲表
四爲志七爲傳二大書分註各有論叙而篇末讚係之居
然尼經班史例也一方文獻稱大備矣二君子用心勤矣
哉夫以潘距張僅八越禩歲序人事錯更無幾而不佞距
潘閱歷兩朝彈指五十年所若星野若山川若疆宇若土
田物產無改於舊今之鄧猶昔之鄧也而生齒日繁事務
勞戶口有增置人才有選舉職官有推遷政教有得失
風俗有移易災祥有變異闕焉弗錄鏡考在前而失之自
我無以鑒往而昭來勸戒之義謂何不佞每念及此束縛

鄧州志

舊序

四

吏家舊殖荒落卽欲紹武前休修明二君子之業未之敢
任也爰謀於新野馬太史本州諸孝廉復敦禮博雅鄉達
張公桂禎丁公鉉總其事簡文學之秀拔者若干人綜攬
蒐漁考核銓次各效所能而不佞於簿書暇稍折衷之始
事壬子夏五月越秋七月書成爲目爲卷俱因潘之舊而
特添增其應錄者耳諸文學又謂潘書有自序以例援請
不佞復之曰夫志古史之遺劉知幾謂作史有三長蘇老
泉謂唐三百年有文章無史才此以知藻繪之業史爲難
矣而補史爲尤難譬有美錦操刀而割以爲章身之具燁
然其華也其初製之無費手或有補綴必色類文理不錯

襖而後成衣假令飭紫以青狐裘而羔袖針縷雖工奚稱服之完美哉夫修文亦猶是已昔太史公歿褚先生補龜策日者傳則謂言詞鄙陋非遷本意劉昭補漢書則謂採其所損以補註言皆無要事蓋不急裴松之補三國志則謂前後註釋皆壽書餘潘夫二三子良史之亞匹也摹擬近似體裁弗倫寸長尺短弗免于口今之時乘紛紛矣去古愈遠開先更始浮靡一轍安得附於作者然則叅合前人之見拾遺補缺欲超乘而上之可易言乎哉是編出擴擴五十年之事蹟據証前帙不濫不蕪不憚不濫勒成一大家之言可以傳矣二鄉達諸文學實翊余有助於二君子

鄧州志

舊序

五

補袞之功庶幾矣五十年而有志余之志者恕其不敏增其所未備知我罪我奚辭焉

鄧州志序

順治十六年

陳良玉

知州

郡國志與正史相表裏史大而該志詳而實各異而體則不殊所以彰王化考風政論列古今昭宣人紀則一也鄧自魯桓二年始見於春秋漢唐宋元燦布諸史明成化間郡守張君儒創爲州志數傳而事跡大備稱爲文憲舊矣丁丑後久罹寇焰典章殘闕

皇帝受命十有六年聖政日新史不勝載其於一方掌故尙猶荒畧非所以奉揚文教也督撫賈公爰檄郡縣采輯成

書以備一朝巨典恢乎盛哉然斯事體大非博綜乎二十一家之旨與古今治亂之故世運升革之由烏敢輕言哉良玉自初官泗上適曲阜觀孔子車服禮器因而嘆聖德王功其所由來非一日也及受命涖襮封覽山川人物民俗厚風氣淳昔所稱三代遺風不減鄒魯信有然者用是延訪耆舊稍采前志參以近蹟以次編紀凡爲圖一紀一表四志八列傳四總若干卷書成鄧人士請弁其首良玉因得論而序焉鄧封域列代稱雄鎮述職重於周武功翊於漢文章節義表於唐循良吏治著於宋及明鐵李諸君後先表見其地其人皆已垂之千百世不止爲一鄉一國重也運數遞遷歸於有德

鄧州志

舊序

六

皇上神武開基整一區夏乙酉師出武關救鄧人於湯火遂清南服尺地一民靡不奉琛受朔其所以培育人心強固根本功烈固已宏且遠矣武功既定文治聿興使郡國效圖籍成一代之書此曠世僅遇者則拜手言曰天子之愛天下甚矣督撫之澤被於下國至矣爲之下者服田輸賦謹身守法此庶人之分也誦詩讀書入孝出弟此諸弟子之業也敦仁篤禮以德化於鄉黨此縉紳大夫之義也使君子以好善小人以寡過禮教修明民安事治此郡守令之職也又况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有相繼而起者一

事之善可以久遠一業之良守之勿失其因時化導與民
便易者又存乎其人而不可以膠柱求也大要川嶽之秀
在人才封疆之固在民心教養之本在吏治三者得矣以
報職守以承 帝命卜世卜年千百祀靈長運祚基於此
矣此葑菲之見與鄧人士共相警誨者若以一方載記稍
以備正史於萬一又豈敢望歟謹爲序

按陳君所成之志實始事於峽江焉

君九萬而郡人丁原道象輝

則勤其事也因附記於此

重修州志序

趙 德 知州

郡國有志猶夫天有日星地有河嶽人有眉目衣有領袖
故一覽而可得其氣運形勢精神綱紀使有識者因地制

鄧州志

舊序

七

宜隨時立政或借古以鏡今或緣情而制義皆於是乎取
之故夫志也者文章而政事在焉所繫顧不重耶矧鄧爲
豫名區風俗昔號淳龐人才代有挺出夏忠商賈之說猶
存寇范二公之嶽未泯世運沿革政治損益固有可倣而
求者亦有不可膠而執者故語志於鄧較急德前夏自山
右卿 命量移至鄧望山川之秀錯慕賢哲之接踵以爲
當必有可觀者比至而荒烟蔓草滿目凄然中心怏怏及
取舊志按而闕之昔日果稱繁庶地而志則起自明之張
君嗣後歷潘而趙歷趙而陳四鏤板而始備其間歲序遷
流滄桑迥異已有不容槩論者陳君而後又歷數十年至

於今

聖天子崇治右文政教日新會典有輯一統志有修鄧雖臺
爾乎豈可使此典懸而莫續德而下車卽有志焉奈荒殘
之區遇迂拙之才徒志而未逮志會撫軍閩公銳意撫豫
於百度具舉之餘毅然以省志爲己任復謂省志備而郡
邑志缺非所以光文志也爰檄郡縣俾各編輯德捧檄讀
之雖不敢上附於夙有同心然又不敢自謝不敏乃集郡
士之有名者數人載加羅緝踵張潘趙陳四君之遺讐校
而增新焉庶幾哉比前畧備矣然德更有說焉聞之太上
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司牧者亦誠有之然必德與功

鄧州志

舊序

八

立而後垂之篇章傳之奕禩後之人始因其言而取法之
不然徒滋赧耳鄧自朔始以來歷有闡人生齒殷盛雖曰
川嶽鍾靈而元氣之培養實匪伊朝夕之所能致今之鄧
昔之鄧也山川非改陵谷依然而何以昔之鄧如彼今之
鄧如此天時人事之說司牧者豈能偏諉其咎德蒞鄧兩
載自愧於鄧無補將德與功固非敢望而徒寄之於言能
無惴惴耶雖然受人牛羊之喻固人所共聞也或從此而
生聚教訓由凋殘而復富庶由富庶而興禮樂實不能無
厚望焉若夫編緝之命閩公令也朔修之功張潘趙陳四
君完之也德與諸士不過奉令而序次焉耳何力之與有